

梦回山口洋(九)

作者：夏明

天和、坤翔三个男子汉轮流上去箩筐踩踏椰丝，另一个人不断往箩筐里加水，踩踏到流下的水很淡了，没有了椰浆的奶白色，就可以把椰丝倒掉作为养猪的食料，换上另一箩筐椰丝继续榨浆。

把高木桶里的椰浆倒到大铁锅里慢火熬去水分，香喷喷的椰子油就可以出锅了。熬油的活，只要倒好了椰浆，烧火的事，最小的桂媚、德翔都可以帮忙，往灶膛里加椰子叶或是椰子皮就行了。只不过两个小家伙经常被从炉膛里冒出的烟熏得张不开眼。令两个小家伙最高兴的，莫过在大人们舀起椰子油后，舀起锅底里的椰屎（煎油后的锅巴），洒上椰子糖，香喷喷的非常好吃。

日子在辛勤的劳动中走过。

1943年，37岁的葵香深夜里还在昏暗的

椰子油灯下，用菠萝纤维当线，给孩子们缝补衣裳。孩子们横七竖八的躺在竹子铺就的地板上睡着了，德翔还把一只腿架到天和的胸脯上；再看看另一个角落里的梅媚、桂媚，两人的一双手都还有洗不干净的菠萝叶纤维的绿色痕迹。日本人的横行霸道，使墟上的日用品供应严重短缺，已经买不到针头线脑，只得割了菠萝叶让梅媚、桂媚用碎玻璃片刮去叶绿，把纤维洗干净晒干来当线缝补衣服。

看着熟睡的孩子，葵香不禁流下辛酸的眼泪。吉昌在的和平年代，男孩子可以上学读书，家里经常炖着燕窝海参，人参鲍鱼都经常给孩子们吃，孩子们年年都有新衣裳，那日子多么快乐啊！现在，竟然要小小年纪的秋翔每天爬树割椰糖，从树上掉下来喝自己的

尿，她看着熟睡的秋翔那张稚嫩的脸，不禁低声痛哭良久。吉昌走后，又加上日本南侵，这苦日子到哪里才是头啊？想到明天要跟随阿水到海上去载海水，葵香只得收拾好针线，迷迷糊糊的睡去。

因为在墟上买不到盐巴，刘玉兰就安排阿水带着天和到河口的海上去汲海水。

陈三在世的时候，家里就买了一条小舢板，预防发大水的时候使用。阿水搬了两个陶瓮，准备了一点干粮：几条煮熟了的番薯、一小袋扁米、香蕉、两三个椰青，以及备用的用椰叶扎成的火把。叫天和戴上草帽准备出发了，船头有天和划船，船尾有阿水掌舵，葵香坐舢板中间，帮忙划船，还要稳住水瓮。为了防晒，她戴上大斗笠，海港风大，必须把斗笠扎紧。玉兰和坤翔等人要料理好家里的椰活，照顾年幼的弟妹。因为去载海水需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。去的时候空船顺流而下，回来的时候满载海水逆流而上，最是费时费力。

他们不是第一次出海，每一次都能平安顺利把两瓮海水载回来。

这一次，他们碰上麻烦了。

先是在回来的半路上，舢板底部漏水了。他们不得不停靠岸边取些黄泥来补漏。在行进途中，葵香要负责不断用黄泥堵漏，把漏入的港水辟出去，少了一个人划船，船行速度就慢了。天黑了，他们才抵达叉港，即从大港转入椰林的小河沟。这个地方是鳄鱼出没的地段，尤其在黄昏时候！

果然，一条马来鳄尾随而来，舢板只要被它靠近，它的大尾巴一甩，就可以把船打翻。

葵香第一次经历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紧张得不得了。

好样的阿水，曾经得过陈三的指点，他不慌不忙，叫天和停止划水，用船桨有节奏的敲打船舷：笃！笃！笃！，大家都不要出声。过一会，又笃！笃！笃！的敲打船舷。在声波的震慑下，鳄鱼放弃追逐，噗哧一声沉水而去。阿水立即叫天和赶快使劲划船，把船转入叉港，葵香点亮火把照路，终于在吃晚饭的时候，回到家中，当晚就不熬盐了。

两缸瓮海水才熬出几勺白花花的盐，装在很小的黑色的冬菜瓮里还不到半瓮。第二天要去收旱稻了，全家人撂下椰

活，到稻田里去。旱稻不是很多，当地的做法就是用双手摘稻穗，装在麻袋里，然后用棍棒击打脱粒，用畚箕扬去穗尘，晒干后除了留种子，在趁墟的时候送到小碾米厂去加工。德翔、桂媚带上小鸡到田里，它们啄食地上的谷粒，是一年两季收稻时最丰富的大餐。有时候，可以在稻谷刚刚灌满浆时，摘一些谷子，晒干了，舂成扁米，作为干粮，防备发大水时食用。舂扁米，这是山居的达雅族人教给华人的好办法，不必碾米，不弃谷壳谷糠，扁米就可以当饭吃。

田里的禾秆都是烧了就地做肥。竹清、竹招负责打扫并最后烧了禾秆才回去。

在日夜辛苦劳作的日子里，玉兰、葵香两家人迎来了1944年。

一天的劳作结束之后，月明之夜，两家人会坐在家门口的油甘树下谈天说地，任桂梅、德翔在树下嬉戏、捉迷藏，看家狗旺旺也跟着撒野。竹清、竹招、梅媚三个女孩各自谈论她们女孩子家的事。

“姑姑，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学校读书呢？”天和问道。19岁的天和长得很壮实，有他爸爸

